



大幕内外

中日围棋擂台

ZHONGRI WEIQI LEITAI DAMU NEIWAI

郝克强 / 著
人民体育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4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日围棋擂台大幕内外/郝克强著, -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97.12

ISBN 7-5009-1564-0

I. 中… II. 郝… III. 围棋-通俗读物 IV. G891.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2657 号

*

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5 印张 180 千字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3,101—8,200 册

*

ISBN 7-5009-1564-0/G.1463

定价: 18.00 元

社址: 北京市崇文区体育馆路 8 号 (天坛公园东门)

电话: 67143708 (发行处)

邮编: 100061

传真: 67116129

电挂: 9474

(购买本社图书, 如遇有缺损页可与发行处联系)

写在前面

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一项不大不小，有传统渊源又有新鲜意味的国际竞技在全国乃至国外产生了热烈效应。这就是NEC中日围棋擂台赛。

这个比赛非奥运系列，但它别开生面，搏斗严酷，波澜起伏，悬念丛生，引起了中外棋迷和广大公众关注。

我有幸是比赛的发起人之一，并连续在前几届担任中方团长身临其事。不少朋友劝我写一本书，讲讲其中的趣事轶闻，以及我是如何与围棋结缘，直到发起此次擂台大战的，等等。多年前有几家出版社约稿，我迟迟未敢答应。由于没有写过书，只觉工程浩繁，难有时间进行梳理。

退居二线以至离休之后，又有朋友不断提及此事。新体育杂志社和《围棋天地》的领导积极鼓励我写。我想，这一笔欠下的债迟早得还。如今有了时间，精力尚可，动手把它写出来，或许有点意义，也算是了却一桩心愿吧。

世上的事，必然中有偶然，偶然中有必然。解放前，我在上海交通大学读的是工学院水利工程系，没想到解放后长期办《新体育》杂志，更没有想到后来竟成了一名提倡围棋的热心分子，参与兴办了不少赛事活动，一发而不可收拾。中日围棋擂台赛是其中影响最大者。后来，我成了中国围棋协会副主席和中国棋院顾问，也参与了一些重大赛事。

由此，我结识了棋坛内外许许多多可亲可爱可敬的人物，到过不少地方。若把其中富有情趣和意味的事写出来，大概有读者愿意看。以前有关报章，许多事并未披露或者语焉不详，也有不确或有误者，这次也可作为补充和改正。

朋友们劝我不拘一格，放开来写。虽然时过境迁，我还保留着往日的日记和一些原始材料，可以帮助回忆，有的甚至就直接抄录。

在此书中，我学前人那样“列叙时人，录其所述”，目睹耳闻，难免纷杂。身在其中，所作所为，亦会有自卖自夸的地方。不过，我向自己提出，务必求实。至于看法、观点，则更有赖读者的评鉴和指教了。还有些事，我想不明白其中道理，如实写出来，也供大家玩味、研讨。

彪炳围棋史册的主人公是登上擂台献艺拼搏的棋士们，我辈不过是搭台子、摇旗呐喊的角色。我与陈祖德、聂卫平等国手是老朋友。祖德早在他的名著《超越自我》中称我“有一股爱围棋的劲头，后来为围棋事业的开展起了非同小可的作用”，这自是对我的鼓励。其实，我所参与的那些策划、组织和宣传等工作，多是为他们服务的。我们合作致力振兴围棋，可以说是老伙伴、老搭档了。只是我的棋艺基础太差，至今仍不争气。

围棋之道，深奥幽玄。古今多少围棋大师呕心沥血，深感艺海无涯，有人长叹领略其真谛不过百分之几。而我，作为一名爱好者，不好对棋艺妄加评说。但所见所闻，亦是一种客观视角，从多面反映棋坛生活，或许有助于窥见庐山面目。

这本书如能为关心围棋、爱好围棋的读者们茶余饭后消遣解闷，作为围棋发展史实的一个资料，此愿足矣。

最后，此书也是为表达我衷心的感谢，献给长期以来殚精竭虑，忧乐与共的擂台将帅和群英们，以及给予我莫大支持和

帮助的海内外友人们、同好们。

长夏无事，临窗命笔。往日声像，立浮眼前。就像是与老朋友唠家常、讲故事、摆龙门阵一样，容我慢慢道来。

1996年7月

目 录

写在前面.....	(1)
一、围棋的缘分.....	(1)
跟父亲学消闲一趣.....	(1)
悦心殿的震撼.....	(3)
陈毅元帅说：“国强棋强”	(6)
棋协理事，国手之友.....	(8)
二、进入角色	(11)
开场戏“新体育杯”	(11)
国手们都叫我“老郝”	(13)
聂卫平八次捧杯	(16)
“陈毅杯”吹皱一池春水	(20)
金庸推波助澜	(23)
两岸首次围棋交流	(28)
三、决战酝酿	(31)
时机的逼近	(31)
一拍即合	(34)
《围棋天地》吹响号角	(36)
四、首战风云急	(38)
双方预测和指标	(38)
宋之光大使来加油	(39)

先锋淌鼻血	(40)
江铸久连闯五关	(41)
“内战外行，外战内行”	(43)
小林光一十段反击	(44)
为何这盘棋未下完？	(45)
“赢棋而输掉胜利”	(48)
最充分的一次备战	(50)
难忘的苦笑送行	(53)
最情愿而愉快的改稿	(54)
突破雄关后的欢欣	(58)
可敬的藤泽秀行老师	(60)
“贤内助奖”微波荡漾	(64)
五、再战波涛汹涌	(67)
美国华人棋迷的情意	(67)
女将请缨如愿	(70)
拿鞭子的角色	(72)
张璇说手心净是汗	(75)
兵败蛇口的压抑	(77)
邓小平、胡耀邦的关注	(81)
遇美人未必是好事	(82)
哀兵，只有一个	(84)
漫天大雾是好兆头	(87)
围棋的“生母”和“养母”	(91)
“世纪之战”前后	(93)
破竹之役有惊无险	(96)
反败为胜的强烈共鸣	(102)
六、一代宗师的故园情	(106)
半个多世纪后的归来	(106)

关注中国棋手的布局·····	(108)
秦岭之下诵唐诗·····	(109)
劝小聂“勿搏二兔”·····	(110)
柔弱与坚韧·····	(111)
两岸联手，创新世纪·····	(113)
七、夺取三连胜·····	(115)
小光不能发大光吗？·····	(115)
川西荒原夜半歌声·····	(118)
北疆名城一胜一负·····	(119)
如何对付“渗透流”·····	(124)
娘子关内娘子军·····	(125)
扳头人物的力量·····	(129)
《人民日报》开“名人战”·····	(130)
马晓春力克“宇宙流”·····	(132)
聂主将再度奏凯·····	(134)
“棋圣”称号的由来·····	(138)
日本人不重视擂台赛吗？·····	(140)
五个“围棋之乡”的诞生·····	(142)
八、“应氏杯”联手向世界·····	(145)
广州敲定大盘·····	(145)
东京比赛委员会会议·····	(147)
海峡两岸电脑围棋赛·····	(149)
自家买爆竹岂能他人放·····	(151)
北京的世界围棋盛会·····	(153)
到汉城始知韩国围棋·····	(157)
九、日本人说等了四年·····	(161)
北海道新锐来势汹汹·····	(161)
卫星将向世界转播什么·····	(164)

吴清源说, 这棋太难下了·····	(165)
对“铁大门”称呼的思索·····	(167)
“超一流”观战者·····	(168)
神仙也有输棋时·····	(169)
十、大比分回击·····	(174)
聂卫平是否出场·····	(174)
新加坡众博士倡围棋·····	(176)
体委新主任继续支持·····	(178)
奇兵杨士海打先锋·····	(179)
长白山的小棋手·····	(182)
初遇苏联围棋手·····	(183)
张文东要为老师“报仇”·····	(185)
《沧桑谱》中话沧桑·····	(186)
俞斌天津初试锋芒·····	(187)
南京创下一个纪录·····	(188)
《新体育》创刊 40 年·····	(191)
金石滩少年夏令营·····	(192)
安永一 90 大寿·····	(193)
冲绳中日围棋名人战·····	(194)
十一、首届“应氏杯”惟一憾事·····	(197)
应昌期说中国有希望·····	(197)
欣喜故乡消息好·····	(199)
狮城留憾与“亢龙有悔”·····	(200)
主张汉字改革的老人·····	(203)
“尧舜杯”的团聚·····	(204)
十二、前所未有的拉锯战·····	(206)
小将郑弘显威风·····	(206)
贺陈祖德从艺 40 年·····	(207)

淄博农村新鲜事·····	(209)
中日天元战小聂惜败·····	(210)
井冈山老同志棋会·····	(212)
粤军在昆明失利·····	(213)
武当山迎来“新体育杯”·····	(215)
为什么长考出臭棋? ·····	(216)
庆中国棋院成立·····	(219)
怕听而终于听到的·····	(220)
十三、离开擂台·····	(222)
坚持“7”有什么奥秘 ·····	(222)
对“简明俗手”的看法·····	(223)
在东京闭幕会上告别·····	(224)
日本业余棋界的朋友·····	(226)
中日文艺界的围棋交往·····	(228)
职业棋士制的设想·····	(230)
为女职业棋手办世界比赛·····	(232)
棋具亦体现幽雅之美·····	(234)
擂台未断传佳音·····	(236)
到解放军军营手谈·····	(238)
十四、“好事多磨”与重归于好 ·····	(240)
上海又欢聚·····	(240)
对一桩史实的匡正·····	(242)
沈君山来北京斡旋·····	(243)
请李梦华主席出席·····	(245)
新加坡会见的转机·····	(247)
上海再度会应老·····	(249)
两岸合办棋规研讨会·····	(250)
徐寅生、魏纪中出面·····	(253)

中国人不好合作吗?	(255)
十五、卷末的余韵	(257)
围棋算体育吗?	(257)
擂台赛是什么比赛?	(259)
为爱好者辩	(264)
后记	(270)
附：作者有关文章选录	
庆霄楼看中日“手谈”	(275)
围棋在中国大陆	(277)
背水苦战记	(284)
围棋在故乡起飞	(294)
怡情益智 变化日新	
——读《中国围棋》随想	(296)
“世纪之战”答记者问	(299)
聂卫平的功力与气质	(302)
《中国历代围棋故事》序	(306)
《沧桑谱》跋	(309)
弘扬围棋文化	(312)
需要重视规则的研究	
——在围棋规则学术研讨会的开幕词	(314)
开拓围棋新天地	(317)
悼念应昌期先生	(320)

一、围棋的缘分

跟父亲学消闲一趣

我是怎么与围棋结缘的，开始，还得从我的家庭说起。

我的故乡陕西长安，是周秦汉唐的著名古都，如今的西安市。唐朝开国鼎盛时期的几个皇帝都爱好围棋。唐代的长安，围棋风行一时，出了好几位围棋大国手，还与日本、新罗（今韩国一部分）有着友好的围棋交流。到了近代，围棋在西安却默默无闻了。

然而，围棋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之一，在旧时代的知识分子中，依然不绝如缕地流传下来。

我的父亲是20年代从西安考上公费留学美国的。在美读大学5年，得了个教育学硕士归来，抗战前在安庆的安徽大学当教授。因而，我从小就离开了故乡。现在，我的子侄辈看了当年我父亲的照片，说像个老农民。是的，他本是农家子弟，早年受传统教育，虽去美国多年，但回国后从生活方式到文化习惯等方面基本上没有西化。抗日战争初期，他在陕西南部城固县的西北师范学院任教，夏天带全家到附近的汉江游泳、日光浴，算是当地人看来仅有的一点洋气。

在他的身上，保持着浓郁的中国旧时代知识分子的文化气息。琴、棋、书、画四艺，他会三种。他喜欢书法，箫也吹得动听。那时候县城里没有电灯，晚间父亲在月光或烛光之下吹“苏武牧羊”、“满江红”等曲子，委婉苍凉，如泣如诉。他的围棋则不高明。他与朋友下棋，我在旁边看着，慢慢就学会了。后来，他常下不过我和弟弟。他用的棋具是从旧货摊上买的日本棋子，好多破损剥落，数目也不够，要用硬纸壳代替。

那是物质极端贫乏的艰苦年代，教授之家的日子也是拮据的。父亲教书之余的琴棋雅兴，使人忘却劳苦，排遣寂寞，调剂精神。又似乎是体现某种独立于世，超脱尘俗的情操。它使我耳濡目染，从中受益。

如何渡过闲暇时光，表现出人们的文化素养。如今的生活走向现代化，我国传统的琴、棋、书、画，依然具有难以代替的自娱和自我修养价值。比起父亲，我所受传统文化影响要少得多。对于书、画，未尝入门。在中学时代，课余学拉京胡、二胡，下下围棋，都没有下功夫学。

1947年我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之后，不久即投入学生运动，负责办学运刊物《交大生活》周报，后来参加了共产党，做地下工作。当时虽然形势和工作都很紧张，但忙中偷闲，有时晚上还在宿舍里与同学下上几盘围棋。为此还曾受到单线领导我的地下党负责同志的表扬，说是能联系群众，利于隐蔽。

解放后，我被派往北京中央团校学习。文体活动中有围棋，每逢节假日，也能玩玩。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不久即成立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要创办《新体育》杂志，当时体总归青年团中央管，向团校调人。我由于办过学运刊物而被推荐，于1950年3月，调来体总，负责筹办《新体育》。当时担任体总副秘书长长的黄中（后任国家体委副主任），是位围棋爱好者。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每到节假日，都要找我杀几

盘。

后来，直到 60 年代，有十年左右没有摸过围棋。

悦心殿的震撼

1961 年秋天，一件深深吸引我的事，使围棋在我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这即是日本围棋代表团访华的比赛。

那时我国与日本尚未恢复邦交，爱好围棋的陈毅元帅与日本著名政界人士松村谦三先生共同倡议进行围棋友好交流。1960 年由日本围棋界元老濂越宪作九段为首率团第一次访华。1961 年来的是第二次，由曲励起八段（当时）率领，包括小山靖男七段（当时）、伊藤友惠五段（女），还有两名业余棋手菊池康郎和安藤英雄。

我国上场对阵的棋手，依次是刘棣怀、黄永吉、王幼辰、过惕生、陈祖德。按照陈毅元帅的要求，每人要与对方下五盘棋，以利看看差距，并学习研究。

比赛在北海公园的一座幽静院落举行。院子有前后两进，后面的楼房名庆霄楼，一楼大厅名悦心殿，中日五对棋手便在这里对坐交锋。前面的房间则是研究室。

这是我生平首次观看正式的围棋比赛，也是首次观看中日两国的棋手比赛。首先，这特殊的、庄重而肃静的对局氛围就使人倾心。悦心殿上窗明几净，对局者衣着整齐，正襟危坐。这里除了轻脆的落子声，一切静悄悄。然而，纹枰之上的两军对垒，却是万般诡谲，杀机四伏，风云变幻，寸土必争。

我几乎是每场必到。那时是我的一段比较轻松自由的非常时期。在 1959 年的反右倾运动中，我是国家体委系统的重点批判对象，最终戴上了“反党分子”帽子，受到留党察看处

分，1960年到安徽省萧县农村下放劳动一年。到1961年，中央关于甄别平反的精神传来，我被临时安排在《新体育》的一个部门打杂，领导的态度已开始好转，允许我去观看中日围棋比赛。

比赛的结果是我方全部失利。成绩较好的是陈祖德，以二比三败于安藤英雄，其他人都是以一比四或〇比五败北。当时陈祖德不过17岁，英气勃勃，斗志旺盛。我在一旁观战，能感到他有一股强烈的不服之气。老一辈革命家李立三同志，与陈毅元帅早年留法时就是棋友，他也前来观看。我看见他紧紧握着陈祖德的手，说：“这次就数你的成绩好，将来希望你们身上。”

使人最受刺激的是后来刘棣怀对伊藤友惠的一局棋。当年的我国棋坛尖子有南刘（棣怀）北过（惕生）之称，刘更有“一子不舍刘大将”的称谓。刘老此时六十多岁，伊藤友惠则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太太。

这盘棋，我一直坐在旁边观战，刘的一条贯穿全盘的大龙竟被这位日本老太太毫不留情地吃掉。刘老满面通红，一直红到耳根。我当时的心情难受之极。乒乓球赛，一局若打成21比0，吃了鸭蛋，是奇耻大辱。而围棋的大龙被歼，其沉痛感则有过之，使人更难以忍受。

这次比赛，我方全军覆没，再加上如此惨不忍睹之局，在我心里引起了震撼。我国与日本围棋水平的差距，确如鸿沟相隔。最明显的是基本功差，每每未到中盘，就已感到局面落后。看这样的比赛，常有一种压抑感。

这段往事，我曾给年轻的国家围棋队员们讲过多次。有次芮乃伟笑着说：“我们听你讲这些，耳朵都起茧子了”。是的，我深深铭记着这落后难受的场景，并渴望着迎头赶上之日。

当时，感怀之余，写了四首七绝，刊于《新体育》上，抄

录于后：

以棋会友荐香茶，东海客来北海家。
艺种千年情谊重，今看古树又生花。

黑白分明势错繁，徐徐妙子投兵盘。
飞围断反惊心魄，几处峥嵘几处宽。

攻守争先变异多，沉吟算计苦寻磨。
莫愁小失从全好，但见轻烟袅袅波。

局终握手尽欣然，把子交评复细研。
壁上人归谈有得，精严亦赖本基坚。

中日围棋赛期间，在研究室里我得以认识那时北京的一些中老年棋手，像金亚贤、崔云趾、齐曾矩、张福田等。尤其是金亚贤给人印象突出。他是旗人，年届古稀，他还是一位医术高明的中医，讲话声音宏亮、精神矍铄。我向他请教棋局中的问题，他总是亲切地给予解释。

我有时到什刹海的北京棋艺研究会去，这是他们常聚会的地方。在此我还认识了一位卓越的围棋指导者竹可羽，他是《文艺报》的编辑，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挨了整。后被下放到河北怀安县。我清楚地记得他对我讲过一个十分准确而形象的比喻。他说，象棋像是一个连队的战斗，而围棋则是千军万马的几个大兵团的战役。后来，我遇见两位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大学教授棋友，他们以西方人的价值观比较围棋与国际象棋，得出相似的结论。他们认为国际象棋是一种战术游戏，而围棋则是更广阔更复杂的战略游戏。

竹可羽对围棋的研究颇有深度。80年代中期，他在《围

棋天地》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认为围棋盘的纵横 19 道最合理，多一道或少一道都不能体现边角与中腹占地的大体平衡。他是通过科学的计算解释这一问题的。

竹可羽在怀安县从儿童抓起，培养小棋手，几十年矢志不渝，含辛茹苦，使怀安县的围棋水平在河北省名列前茅，普及的程度也可观，后被评为全国五大围棋之乡之一。竹可羽病逝后，被怀安县的广大围棋爱好者尊为“怀安围棋之父”。像竹可羽这样长期默默埋头基层为振兴我国围棋而奋斗的人，永远值得敬重。

陈毅元帅说：“国强棋强”

陈毅元帅是我最崇敬的老一辈革命家之一。他的宽阔胸襟，豪迈谈吐，快人快语，常给人以一种亲切感，痛快感。

我第一次听他讲话是在 1949 年初夏上海刚解放的日子，他作为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的司令员兼上海市长，在徐家汇上海交大尚未完全竣工的大礼堂新文治堂向上海的学运干部和积极分子做报告。当时交大地下党组织还安排我们一些党员同学协助参与警卫工作。陈老总这次讲话的时间很长，气势恢宏，幽默风趣，滔滔不绝，使人听得新鲜有味。他讲解放战争，讲形势任务，对学生干部颇多勉励和要求。这次讲话过去将近半个世纪，我清楚地记得一点，最有趣的是他说：“蒋介石打仗，就是什么都想要。”

我听陈毅元帅讲围棋，大约是在 1961 年中日围棋比赛之后。他来到国家体委礼堂向体委的干部做报告。他说围棋是中国人发明的，近代随着国运而衰落，被日本人后来居上。我们一定要赶上去。要学习，就不要怕输，有输才能有赢。